

独幕剧选

第二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独幕剧选

第二册

(共两册)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主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59,000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本

统一书号: 7150·2108 定价: 1.35元

目 录

洪 深

走私……………(1)

咸鱼主义……………(19)

章 泯

东北之家……………(49)

于 伶 (尤兢)

汉奸的子孙……………(71)

姚时晓

别的苦女人……………(100)

李健吾

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118)

严 恭

开演之前……………(143)

吕 复等

三江好……………(157)

集体创作

放下你的鞭子……………(172)

凌 鹤

火海中的孤军……………(183)

陈白尘

未婚夫妻……………(197)

等因奉此……………(220)

王大化等

兄妹开荒……………(243)

胡丹沸

把眼光放远一点……………(252)

马 可

夫妻识字……………(283)

苏一平

红布条……………(295)

周而复等

牛永贵挂彩……………(315)

李之华

反“翻把”斗争……………(344)

胡 可

喜相逢……………(394)

洛 丁等

粮食……………(411)

宋之的

故乡……………(443)

群猴……………(463)

瞿白音

南下列车……………(480)

【附录】

中国现代多幕剧选目……………(508)

走 私

沈起予 何家槐 洪 深 集体创作
洪 深 执笔

登场人物一览

(以发言先后为序)

李玉华 做馅儿饼的，五十来岁。

李 妻 四十左右，薄具姿色。

贾云祥 押运私货的人。

成进德 运货人。

刘 梅 赶骡车者。

杨大全 另一赶车者。

头 儿 有小胡子，着洋服。

村民甲。

村民乙。

村中老者。

其他村人。

时间： 二十五年六月。

地点： 中国北方某小村。

村里就只有一条街。李家住的是沿街的一间房子。房子里摆满了做馅儿饼的东西。靠左是街门。一进门就是一个大櫺架。架上堆着些粗纸，红色招牌纸，草绳，和那存藏制饼作料的磁坛磁钵瓶子罐子等。架前是一个大

水缸，上有木盖；缸里盛的不是清水，是那制饼的干面粉。再前，是一座通厨房的小门。

右边是一张土炕。炕的尽里的一头，有一个炕架；下层安放几条卷着的被褥，上层摆着些梳妆品之类杂物——还有一个被李家视作宝物的乾隆窑青花有盖的大磁坛，此刻里面盛着那拌和馅儿的白糖。

屋子的当中挂着一盏大煤油灯。光很亮，照得后面街墙上贴着的五六张送货发票，和一张过时两年的美女月份牌，都清清楚楚。灯下一张长方白木桌子。李玉华的妻子，就着灯光，站在桌旁，调和他们次日早晨须用的包饼的面粉。

李家世代是做馅儿饼的。几十年以前，周家村的馅儿饼，驰名全省；所以周家村附近的小村庄里，很多做饼的人家，近来大大不如从前；吃的人做的人，一天天的少了。目下在这个小村里，只有李玉华一家还在做饼；但他们也是做馅儿饼的末一代了。他们二十来岁的一个儿子，早已上省城里去，学习了别的行业。

夜还不深，但街上少有行人。窗上淅淅沥沥，是雨点打在玻璃上的声音。屋里李妻静静的调着面粉。忽然街门冲开，李玉华慌慌张张的奔回来。

李玉华 （转身先把街门闩上）坏了坏了！

李 妻 （停了手里工作）什么事？

李玉华 又来了。

李 妻 谁——谁又来了？

李玉华 又是两大骡车，六七个人押送着。

李 妻 两大骡车——

李玉华 六七个人，有的拿着棍子——

李 妻 棍子！

李玉华 有的，哼，怀里敢不还揣着手枪！

李 妻 手枪！

李玉华 又奔我们村里来了，不能是好事。

李 妻 （瞿然）啊，我晓得了。上一回——

李玉华 对了。

李 妻 上一回来过一次，头十五天，奔周家村去的！

李玉华 对了。

李 妻 卖便宜洋货的？

李玉华 对了，走私的。

李 妻 有一个毛子领着？

李玉华 看不出他是真毛子还是假充毛子，反正这回还是有一个穿洋服的人领着，奔我们这儿来了！

（李妻也惊呆了）

李玉华 单二哥先看见的。我们都看见的。两辆大车，有一辆陷在泥里，拉不出来，就在村外头。

李 妻 （想念往事，自言地）上一回那群走私的，把单老爹打了一顿——

李玉华 可不是么！

李 妻 为的是他们拉夫，要把单二哥拉去，帮着推大车。

李玉华 也是为着下大雨，泥太深，牲口拉不动。

李 妻 单老爹只问了一句，“你们这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就挨了那毛子一顿打！

李玉华 单二哥还是被他们拉去的，拉去了三天，把车子推到周家村，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卸完了，才放回来；一个子儿没给，天天是挨揍挨踢——（愈想愈着急）我，我不干。

李 妻 那么你明天别出去。

李玉华 还能挡住他们不到家里来么！上一回单二哥也是从家里拉出去的。

李 妻 上一回是大白天——今儿——唉，大黑晚间，人家的家里，都有妇女家眷们，他们不能跑到人家的家里来！

李玉华 他们还会有不能的事。

（正在说着，猛听外面有几个人讲话的声音）

贾云祥 （在远处，大声喊着）前面那个窗户里有灯光，我们上那儿去叫门。

成进德 （在远处）好，我头里走。

李玉华 （闻言变色）坏了坏了，他们上我们家里来了。（转身往厨房就跑）我得赶快藏起来。

李 妻 （倒不在意）嘿，你干么这么怕呀！

成进德 （立在窗外，张见李妻）喂，我说，你们来瞧呀，屋里有个妞儿还没睡呢！

李玉华 （立在厨房门口，甚为着急）厨，厨房里也藏不住，我，我们从窗户里爬出去，上外面田……田地里躲着。大……大黑夜，也……也许他，他们瞧不见——（哐，哐，哐，是敲街门的声音）

李玉华 （拖她）快，快，你头里走，打窗户出去。

李 妻 （坚决地）我不去，外面下着大雨，把衣服都淋湿了。我怕什么，一个妇道人家，推不动车，搬不动货，还会把我拉了去么！（哐哐哐哐，街门打得更响了——门外有人叫喊，“开门，快点开门。”，“干吗不开门？”）

（李玉华快从厨房的窗户跳出去了）

李 妻 （转身行向街门）来了，来了，你们急些什么呀！

（门一开，四个男子一拥而入）

贾云祥 噢，一位大嫂子。（稍微对她点一点头，放下他手里的棍子，脱去他身上的破旧雨衣）

成进德 （也放了手里的棍子）你们瞅，这么大的一张炕！（把眼睛四面一扫）五个人都能睡！

贾云祥 （瞪了他一眼）嗯！谁说我们准在这儿睡下的。“头儿”也许还要我们赶到周家村。

刘梅 （年纪最老，脸上有稀稀的胡须，带有愁容）可是我那个牲口——

贾云祥 （瞪了他一眼）哼，你那个牲口！（厉声）牲口拉不动，人推！

刘梅 （抑压的叹息声）咳——（把手里的两根长马鞭，靠在门后；摔去衣服袖子上的水）

杨大全 我是又饿又累。睡一大觉才真好呢，可是先得找一点吃的。

成进德 （只有二十多岁，老是嘻皮笑脸的）喂，大嫂子，有什么好吃的没有？

李妻 街头有个杂货铺，有饼有酒有鸡子儿，诸位要买吃的上那儿去。

成进德 街东头那个铺子？

李妻 就是。

成进德 “头儿”在那里成饭呢，我们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吃。

贾云祥 （瞪他一眼）嘿，这小子！
（成进德又不敢响了）

杨大全 （实在饿极了，指桌上）你调这面粉做什么的？

李妻 明天早上做馅儿饼的。

杨大全 有做成的没有？

李妻 没有。

杨大全 有什么别的可吃的东西？

李 妻 任什么也没有。

贾云祥 (拉条凳子坐下)别说没有呀，我们吃了也给钱的。

李 妻 真是没有。

成进德 (自告奋勇)我上厨房找找去。(他横冲直撞的进去了)

李 妻 你们上别处找去罢，我家里没男人。

杨大全 外面下着这样大的雨，还上哪儿找去呀！

贾云祥 (从衣袋里摸出半支吸残的雪茄，划支火柴，点燃了吸着)你的当家的上那儿去了？

李 妻 (稍一踌躇)出去了。(转口)上周家村送馅儿饼去了！今天不回来。

贾云祥 (斜瞅着她)嗯——嗯！

杨大全 (开始在厨架上找寻)这是招牌纸，这是芝麻，这是香油。这是空的，这个瓶也是空的，这是放核桃仁儿的，现在也空着。这是——(拿在鼻尖一闻)许是放枣子的。这里有半个杏仁儿，(捻起来送到嘴里吃了)这个坛子里又是空的。(转身向李妻)怎么这些瓶儿罐儿里尽是空的？

李 妻 天热，核桃的，杏仁儿的全不做，只做白糖馅儿的。

杨大全 (揭起水缸的盖，伸手捞了一把)这是面粉，(对贾云祥)这里有大半缸面粉，我们好拉面吃！

贾云祥 好呀。

杨大全 (到厨房门口，对成进德说)这里有面粉——你在厨房里找到什么现成的可吃的么？

成进德 (在厨房里)快了快了。

杨大全 (看见炕架上有瓶罐，再去寻)这里还有呢。

李 妻 (随着他到炕边，脸色突然严肃)你别上那儿去倒翻。

杨大全（自管寻）这是香粉，这许是油头。这个坛子里是洋白糖，（也捻一点送在嘴里）唔！（又捧起坛子来）这个坛子倒很不错！

李妻（圆睁二目大声吆喝）你快放下！

（她的声音是这样的严厉，众人出其不意的都骇一跳——杨大全更是怔住了，慢慢的把磁坛放还原处——成进德抱着好些吃的东西在怀里，忙从厨房出来，看是发生了什么事）

李妻（发话）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大黑夜里跑到人家的家里，翻这样找那样！人家也有个里里外外。你们是要做强盗，还是要做土匪。别欺侮我是个娘儿们。惹极了我，我到街上嚷嚷去！村子里有的是男人；铜锣一响，来到了把你们都捆起来，连你们那个不知道是真毛子还是假毛子的“头儿”一起捆起来，揍你们一个半死，送到周家村去。我告诉你们，趁早别作死！

贾云祥（勃然大怒）你妈的臭屁。老子们是瞧得起你，上你们家里来找点东西吃，答应给你钱，不白吃你的。你这个不受抬的东西，给脸不要脸……

（李妻转身往外就跑）

贾云祥 拉住她，拉住她。

（杨大全真的拉住她——被她抬手就是一个嘴巴——成进德放下手里东西，过来帮着拉——她竭力挣脱，挣不脱，便喊“救命啊”——才喊出半声，被成进德捂住嘴）

贾云祥（拔出怀里揣着的手枪，走到李妻面前，指着她的脸）你还喊不喊？

李妻（看见枪，大骇）啊！（不再挣扎了）

贾云祥 (把枪拟着她)还嚷不嚷?

(李妻摇头——成进德把他捂嘴的手拿下来)

贾云祥 你还往街上跑么?

李 妻 不,不跑。

贾云祥 老实给我们做饭吃么?

李 妻 (还瞪着那支枪)做饭,做饭。

贾云祥 放了她。

(李妻被他的枪慑服,垂着头,端了桌上调好的一盘面粉,进厨房做饭去)

贾云祥 (仍把枪揣了,披上雨衣)我上东头杂货铺里,问问“头儿”去,到底今天还走不走。

成进德 (把他方才寻来的食物,铺陈桌上)有白干,有花生,有一碟韭菜,你不喝了两口去?

贾云祥 你们先喝得了。

(他开街门,在雨中走了)

成进德 (倒出半杯白干,大大的喝了口,坐下)很不错。

杨大全 (就着碗也喝一口,剥花生吃)我可真饿了!

成进德 (吃一口,夹一筷韭菜,回头看刘梅)老刘来喝酒呀。

刘 梅 (垂头丧气地立在门边)我不喝。

杨大全 (坐下)干么不喝。

刘 梅 我不喝。

成进德 你愁些什么?

刘 梅 我的牲口。

成进德 牲口怕什么?

刘 梅 拉了这么一大车的沉货——这一大车白糖还没有一千多斤么!赶了一整天路,还是晌午喂过一次,到现在还不能卸下!

杨大全 我的牲口也是赶了一天，可是我们人还饿着呢，先得打发打发我们自己——

刘梅 我不该来的，我不该接这个买卖的。

成进德 现在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总得把两车子白糖，拉到地头才能回去了。

刘梅 到底拉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成进德 他不是雇你的车子拉到周家村的么，真是到周家村呀！

刘梅 到周家村干什么不走大路，干么绕这个大圈子！

成进德 因为大路上有缉私的保安队堵着呀！

刘梅 对了，今天下午我们还把一个警察打了。

成进德 那是他自己找打。他向着我们走来，“头儿”当着他是来盘查我们的，所以叫我们吓他一顿，谁知道他是下了班回家！

刘梅 警察不是随便可以打的。打了他，将来准出乱子。

成进德 出什么乱子！得了得了刘大哥，别尽说乏话。（满饮一口，得意地）打了一个警察，你就这么害怕，你还没看见在半个多月之前我们打海关的关员呢！

刘梅 打了海关的关员？

成进德 老刘你是第一次和我们运私，你还不大看惯。（指杨大全）他就见过两次，满不在心上了。就说那一回打关员罢，打得真劲。我们三个打他们五个，“头儿”自己先动手。这些官员们身上穿着制服，平时对人多么狠呀，那一次真被我们打极了。海关上一个英国人，站在旁边看见的，也没敢说什么。外国人敢是也怕武力。

刘梅 嘎！

成进德 在那回以后，进来的货物，就没再上过关税。东西可

真便宜，白糖呀，花布呀，杂货呀，人造丝呀，卖得快极了。

刘梅 卖得快。

成进德 谁不贪便宜，我妈我姊姊就买这个花布穿，比我们乡下织的土布好了还便宜。现在我们乡下不织布啦。

刘梅 哦！

成进德 我们的头儿的头儿，真是发大财了。

刘梅 头儿的头儿发大财。

成进德 跟我们一起来的头儿是小头儿，他不做这个买卖，他只管运送。

刘梅 哦！

成进德 运送就少不了我们。老刘你这是长买卖。以后走私的货物，有得源源而来呢！你可真不愁没饭吃了。来，快喝上一口罢。

（刘梅低着头默默不言）

成进德 我们头儿的背后，势力大着呢。别说警察，谁也不敢把我们怎样。这是实话，我不哄弄你。

（贾云祥推门回来）

成进德 啊！怎么样？

贾云祥 （慢慢脱雨衣）头儿发着脾气呢！

成进德 （渐渐脸色变了）又闹脾气，为什么？

贾云祥 天太晚了，又下着雨，今天赶不到周家村。

成进德 （立起身让云祥坐）迟个一天半天碍什么。

贾云祥 不是为那个。是为杂货铺里做的面不好吃，那张土炕睡着也不舒服，又找不到一个好看的妞儿陪着他。

成进德 妞儿？

贾云祥 （大大的喝了口酒）这个小地方，那里去找妞儿！

成进德 （忽然眉头一皱，有了主意）你看我们这里这一口子

怎么样？（指厨房里）

（以下一段，声音说得比较低）

贾云祥 （摇头）老了。

成进德 回头你等她出来，你自己瞧瞧！不算老，不会过四十岁，还是老里透着俏。我刚才一跨进门，就看她是不错。

贾云祥 人家也不会肯呀。

成进德 给她钱。

贾云祥 不能行，你没听见刚才她要到街上去嚷么？

成进德 要不然，我们把她架过去。

贾云祥 （连他都没想到）架过去。

成进德 堵着嘴，把她架过去；我们现有四个人。

贾云祥 嗯！（还在盘算着）

杨大全 （听他们作这种打算，受不住了，站起来）你你，你们去架她，没，没，没有我的事。

贾云祥 什么！

杨大全 我，我，我是我家大叔，叫我替他喂牲口，赶大车来的，不管帮着你们架女人。

成进德 你这个乏玩意儿！

杨大全 我，我劝你，你也少，……少出主意吧！谁家没有姊姊妹妹的。

贾云祥 （怒骂）你妈的臭屁，她是你的姊姊么！（他把桌子一推，跳起来，掏出手枪）

（众人都呆了）

李 妻 （从厨房拿了几只杯，提了一把茶壶出来，低着头说）诸位喝茶。

贾云祥 （把眼睛从杨大全看到她身上）嗯！

（她一连斟了四杯茶，放在桌上）

贾云祥（盯着她看，喉里干吼了一声）阿！（慢慢把手垂下，把手枪放在桌上）

刘梅（趁此拉杨大全出去）来，我和你看看牲口去吧，把它们卸下来过夜。

（两个人同走了）

贾云祥（有点醉意；愈看她，愈觉得她是老里带俏！两眼始终盯住她，嘴里喊着）成进德，成进德，看着他们两个人去；别让他们偷糖。

成进德（不愿去，但不敢不去）是。（他也去了）

（李妻见屋里只他一个人，更加怕起来）

贾云祥（发笑）呵呵呵。（端起酒杯，一口全喝干了）你，你，干么老躲我，嗯？你不晓得我是谁吧。老实告诉你，你依依顺顺地和我交一个朋友，于你有好处。你要钱花，那就不用提了。我是运送走私的东洋货的，还会少了钱么！你今天碰见我，你是走运。本来我那能到这个小地方来？我们一向是用火车运的；告诉你，铁路上的人，好些有向我们借钱的，你看我们阔不阔！近来是为的铁路上添立了缉私的机关，由火车走不大方便；再加上做这个买卖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几个大的地方，价钱比前更落，销路比前还差；是我才出这个主意，把货用骡车往内地送，一半就在内地乡村里卖掉了，一半装上船由内河载到江南去卖。这样，生意又好起来了。我现在已经就是毛子跟前的红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不要交我这么一个朋友么！（李妻不响）

贾云祥（舌头大了）说真个的，我不能冤你。以后我短不了常来。这条小路，是我找出来的。走私的货有的是；一批一批的都得打这里走；我走过一次，准带点好东西给你；

江南的绸子，杭州的香粉，多着呢，多着呢。你怎么不说话呀。

(李妻始终不响，——成进德轻轻的走进来)

贾云祥 (喝了一杯茶)啊，这个茶不好吃。(对李妻)把白糖拿过来。

(李妻不动)

贾云祥 (忽然圆睁二目，厉声)把白糖拿过来。

(李妻晓得他是半醉了，只得把那盛糖的青花磁坛搬到桌上，开了盖子)

贾云祥 (挖了一把糖放在茶里喝了)咦，你干么不说话。
(李妻不应)

贾云祥 (厉声)你干么不说话!

李妻 我没看见喝茶放糖的。

贾云祥 我跟我们头儿学的。

李妻 可惜了儿的糖。

贾云祥 呵呵呵呵，可惜了儿的糖。(一眼看见成进德)你来了，好。快去拿一大包糖来。

成进德 这——

贾云祥 (瞪眼)快去。

成进德 少了数是不行的。

贾云祥 我要拿，谁说不行的。

(举起手枪)

(成进德只得去了)

贾云祥 呵呵呵呵。(又喝了杯茶，坐下)过来，过来。(拍拍他自己的大腿)坐到这儿来。

(李妻大窘，想夺门逃走)

贾云祥 (拿起手枪)你见过这个玩意儿没有?